

挟《铁梨花》之余威，新晋导演编剧郭靖宇再现都市中年男人的苦辣酸甜

郭靖宇◎著

# 王海涛今年41

这个男人  
有点儿坏  
有点儿痞  
还有那么点儿小可爱  
一个男人■不管年少时犯过多少  
浑■到了中年■必须勇于担当■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又一部演绎社  
会底层老百姓琐碎生活的精彩故事  
一部男人的中年史

作家出版社

涛今年四十一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他经常吹  
已丰富多彩的经历八岁死了爹十岁又有了后爹十  
岁辍了学十二岁起挣的钱比娘和后爹加在一堆都多  
岁进过少管所二十岁进过监狱结过婚离过婚丢过  
过报受过表扬上过电视发过财大财亏过大本本来  
金融危机袭来时公司面临倒闭他得了白血病的弟  
却闻风而散避而不见他心灰意冷，留下一封催人泪  
遗书正是这封遗书唤醒了亲人的良知和悔意这个  
进过少管所拘留所蹲过监狱的男人，在电视吹过牛  
起他这半辈子，着所



# 王海涛 今年41

郭靖宇◎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海涛今年四十一/郭靖宇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63 - 5858 - 3

I. ①王…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326 号

## 王海涛今年四十一

---

作 者: 郭靖宇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韩 星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20 千

印张: 16

印数: 001 - 9000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858 - 3

定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 哪个男人没有四十一



我今年不到四十一，可能是成熟得早，开发利用过度，且不知道节省，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早在写《王海涛今年四十一》那年就四十一了。

这部作品写于三年前，正是慈父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悲伤而疲惫的我想在承德——我的家乡休息一下，却没能如愿。四十而不惑，这个年龄想消停，没那么容易。想想从青年变成壮年，从家里的小辈儿变成顶梁柱，从一个草根变成有能力担当社会责任的一分子，该做的事儿跑不了，该管的闲事儿和不想管的麻烦事儿，接踵而至。你就等着吧，等着挨你该挨的骂，等着花你该花的钱，等着体验飘飘然的荣誉感，等着满足以前不敢想的虚荣心，等着一切都过去了，心底一片瓦凉。可是慢慢恢复点儿热气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接茬主动找事儿，不是犯贱，而是男人四十一了，要有责任心，要勇于担当。

有人说王海涛身上有我的影子，甚至有人说郭靖宇就是王海涛，我不否认；有人说他郭靖宇凭什么没几天就编出个剧本来，因为那全是他家里的事！行，我不否认，也不敢否认；如果我否认了，可能会有一堆哥们儿跟着倒霉。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有好几个四十一岁的哥们儿陪着我，把他们家里的故事，心里的话讲给我听。在《王海涛今年四十一》这部戏里，全家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哪个是让他省心的，甚至长辈们没有长辈的样儿，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我要是不承认，那些哥们儿回家怎么交差？全算我的！

十七年前，我母亲辞世。母亲是学俄罗斯文学的，由于身体不好，在我

小时候没怎么照顾我。她鼓励我做家务事，作为奖励，就是给我讲故事。

母亲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每一个都那么完美，那么好听，充满戏剧化。我曾经以为母亲的故事多是因为她看的书多。后来我找到了那些书，发现母亲讲的故事跟书上的不大相同，她用自己独特的理解讲述人和事，像放电影一样形象生动。因此，我从小爱编故事，长大成了编剧、导演。这一点，我大家庭中的长辈和兄弟姐妹都知道。就算这些故事全是我的，被观众当成是发生在我们家里的，我的亲人们也能理解，这是故事。

我怎么写要看剧情需要，剧中很多人物被放大了缺点，那是为了让这些形象更生动鲜明，更能让观众记住。我对剧中每个人物的评价不代表我郭靖宇对亲人的评价。

为我讲故事的哥们儿，万一遇到麻烦，就全往我身上推吧。

也许您看了《王海涛今年四十一》之后有共鸣，也许您刚好就是四十一，王海涛的事您全赶上了，那么请您一定要认真看我下面的文字：我是爱他们的，爱我身边的每一位亲人；我会竭尽全力为他们做我能做的事；我会竭尽全力让每一个亲人的心中都能感受到温暖。我是健忘的，会以最快的速度忘却一切不愉快的、有矛盾、有冲突的瞬间，忘得干干净净；我是善于记忆的，我会记住所有美好的时刻，如笑容、拥抱和干杯；我是善于发挥想象的，我会把我记住的所有美好都无限放大，在我的想象中爱是那么具体而又无限，包围着我，包围着整个大家庭，包围着社会，包围着世界。

其实在承德，真有一个叫王海涛的人。起初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感谢王海涛无私地把自己的名字 and 职业提供给了我。

我永远不可能当上一官半职，但是我说过“王海涛是半个市长”。对这种说法，我是这样理解的：今天的政府最大的职能就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要想让社会和谐，首先要家庭和谐，王海涛为他的家庭和谐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王海涛生活的那个小城市里，有一半市民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他，认识他的人如果把他的故事带回自己的家里，那么王海涛的努力就有可能感动半个城市的家庭。

我一直说拍电视剧是为人民服务，谢谢王海涛和我一起为人民服务！特别要对王海涛的亲人说，在王海涛的言语里，你们都是善良可爱的。《王海涛今年四十一》这个故事里如果有您讨厌的角色，一定不是以您为原型的，

而是我为了剧作需要创造的。

一直想对这个故事说点什么，这篇文字权当小序，写给自己，也写给我那些“四十一”了的朋友们……

您“四十一”了吗？

向您带去最真诚的祝福与问候。

## 第 11 章



提起王海涛这个人，这一片没有不知道的，他今年四十一了。

王海涛这四十一年，常被他挂在嘴边，真可谓异彩纷呈，没白活！王海涛八岁死了爹，十岁又有了后爹；十一岁辍了学，十二岁起挣的钱比娘和后爹加在一起都多，十六岁进过少管所，十九岁被拘留过，二十多岁进过监狱；结过婚，离过婚；丢过人，受过表扬，上过电视；发过大财，亏过血本……旁人听着挺传奇，可王海涛还真没给自己掺水。

这一天，王海涛跟往常一样，哼着歌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可是就在走进的那一瞬间，他的好心情结束了，一个不速之客正坐在沙发上等他。这个人叫万老黑，六十多岁，虽然西装革履，但仍然掩盖不住一身的农民习气。

王海涛沉着脸问：“万老黑，你有什么贵干啊？”

看到王海涛一脸的不屑，万老黑倒也不生气：“海涛，我一直非常佩服你……”

“你有话直说吧，少跟我套近乎。”王海涛不耐烦地打断万老黑。

万老黑眯着眼睛边笑着边伸出大拇指：“王老板，就是因为你了不起，在咱们这个行业里，你是这个！”

虽然心存反感，但是听到万老黑这么说，王海涛也是有些得意的。

万老黑接着说道：“当然我的企业规模也不小，咱们俩强强联手，那以后这市场上有个风吹草动的，咱们绑在一堆力量强了，也就不怕了啊！”

万老黑这么一说，王海涛原本松弛下来的心又紧绷了起来。

“我王海涛本来就谁都不怕，跟你万老黑绑在一堆儿，我成天得提心吊

胆你算计我！行了，你就别废话了。我问问你，铁粉八百块一吨的时候你干吗不跟我联手，现在涨到两千四了，要货的人排着队，你跟我联手？！做梦吧你！”

万老黑也不罢休：“这铁粉的价格，跟着国际市场动，今天两千四，没准哪天就跌下去了！再说了，我有矿，你有选厂，咱俩联手这不就是一条龙吗？”

“我还是清一色的好！秘书，送客！”

看到王海涛态度这么坚决，万老黑也不再勉强，冷笑了一声走出办公室。望着万老黑的背影，王海涛心情复杂。

王海涛所在的这座小城，铁矿资源丰富，可是最开始谁也没有认识到铁矿的价值。当年的万老黑不过也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改革开放之后和别人合伙买了辆货车跑运输，这去的地方多了眼界也就跟着开阔了。后来恰逢小城政府放开政策，允许私人经营铁矿。就在大家都犹豫的时候，万老黑看准了时机，卖掉车，倾其所有一口气买了四五个矿，几年之后铁矿石价格飞涨，万老黑也就一夜暴富了。算起来万老黑开矿已经二十多年，家底自然是非常雄厚。虽说王海涛这几年也算是业内崛起的新贵，可是在这么一个劲敌面前，他还是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

其实，看上去乐呵呵的王海涛还有别的烦心事，万老黑这事儿还不算什么，现如今真正困扰王海涛的是他和前妻李佳的问题。

王海涛的前妻李佳大专学历，是中学英语老师，家庭条件也很优越，当年嫁给王海涛的时候，他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因此遭到了李佳父母的强烈反对。李佳为了让父母同意，无奈之下让弟弟帮忙找了两个空安眠药的瓶子，里面放上维生素片以死相逼，最终才得以成就婚事。

两人婚后的生活一直平淡而且幸福，后来王海涛发迹了挣了点儿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他架不住哥们儿忽悠，一年去了三回开在中缅边境的赌场，不仅输得倾家荡产，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李佳也在绝望之下跟他离婚。不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一群好朋友的帮助下，王海涛近几年终于又东山再起，开起了选矿厂，一下子成为了知名企业家。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离婚后的李佳也一直都是单身。看到王海涛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李佳决定重新回到王海涛身边，于是带着儿子又回到家

来。可是，在王海涛眼里，前妻回来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自己又有钱了。以往对李佳决绝的恨，加上如今的偏见，让王海涛无法释怀，他顿时陷入到一种纠结当中，不能自己。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税务局的侯局长。说起这位侯局长，与其说是王海涛的好朋友，倒不如说是王海涛人生和生意上的高级参谋。王海涛深知自己读的书少，所以不管大事小事，总是会来找侯局长商量。

王海涛踏进侯局长的办公室时，侯局长已经恭候多时，他给王海涛泡上一杯茶端了过去。

“什么玩意儿。”王海涛接过茶嘟囔了一句。

“说谁呢？”侯局长显得有些悦。

“嗨，我又不是说你，我说的是李佳。”王海涛急忙解释道。

“李佳怎么了？”对王海涛的婚史侯局长是再了解不过的，王海涛已经很久没有提起过前妻了。

“回家了，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跟我们没办过离婚手续似的！”

侯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严肃了起来。王海涛接着说：“一个人回去的，还带儿子！”侯局下意识地问：“回来几天了？”王海涛苦恼地说：“俩礼拜了。”侯局眉头皱起来又问：“怎么住啊？你们家两居室两张床吧，是你跟儿子睡啊，还是她跟儿子睡啊？”

“我儿子毛病多，他不愿意跟别人一起睡。”

“那是你睡的沙发，还是她睡的沙发啊？”

王海涛气呼呼说：“我让她睡沙发，她不睡！”

侯局追问：“那你呢？”

“我凭什么啊，我的家！”

“都睡到一被窝了还让我出什么主意啊？复婚！”侯局长把脸一沉。

“不复，坚决不复！哪有她这样的，不声不响地说回来就回来，连个错也不认！”

“人家李佳有过错吗？”

侯局长这突然的一问让王海涛沉默了，气氛也尴尬了起来。王海涛仔细一想，侯局长说的也是，当初要不是自己胡来，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覆水难收，不过，男人吃回头草心里总不是那么个味儿。

两人接着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王海涛便跟侯局长告别。正当王海涛走出税务局大厅的时候，迎面碰见了自己的弟弟王海兵。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海涛一脸的诧异。

“我给你办公室打电话，秘书说你来税务局了，我离这儿近呀。”

王海涛纳闷地问：“找我有事？”

“请你吃饭……”王海兵有些不好意思。

王海涛瞪大了眼睛，不知道弟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这弟弟，再加上那个弟媳妇马丽红，从来就是掉个芝麻，捡个西瓜，净琢磨着揩人家的油的主。

见哥哥一脸狐疑，王海兵连拉带拽，把王海涛拽上车，来到一个西餐厅。王海涛这下更是疑窦丛生：“你找我到底有啥事？”

“哥，你都跟嫂子离婚这么久了，就没有什么打算吗？”王海兵试探着问。

“我才四十一，我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王海涛说得十分坚定。

王海兵连忙拉住王海涛的胳膊：“哥，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嫂子怎么样？”

“行啊。”听到王海兵这么一说，王海涛两眼里直冒光。今天正为李佳不请自回的事情恼火呢，如果自己有了女朋友，李佳也该知难而退了吧。

王海兵笑了，他告诉哥哥，这人他认识，小时候经常见面呢！王海涛糊涂了，他印象里没跟哪个小姑娘青梅竹马过啊。王海兵提醒说，再想想，以前他摆小人书摊的时候，哪个小姑娘常来光顾，他还不收人家钱。

王海兵话音刚落，王海涛的思绪便已飘出了好远好远，不管时光如何倒流，他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个女孩的相貌。

“她长什么样，我怎么死活也想不起来了？”王海涛感到有些沮丧。

“管她小时候什么模样呢，现在人家可出息了。漂亮，有范儿，文化味儿十足，正经八百的博士啊！关键是，人家还一直念叨着你呢，一回来就托人打听你。”

乖乖，博士？还年轻漂亮。在这小小的北方山城中，王海涛还没有遇到过博士呢。最要命的是，人家还一直惦记着自己。感情上，青梅竹马；学历上，金字塔顶端；容貌上，如花似玉。李佳哪儿比得上？王海涛陷入了无尽的遐想当中，脸上露出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微笑。突然他回过神来，笑

容也随之瞬间消失了。

“你找我就这事儿？”王海涛望着弟弟问道。

王海兵支支吾吾了半天，吐出了一句话：“哥，想找你借点钱！”

王海涛就知道这个弟弟不是省油的灯，把脸一板：“我说你小子要请我吃饭，敢情要借钱啊！这毛病跟谁学的？我是你哥，亲哥！借钱张嘴就完了，还要请我吃饭？还编个女博士来给我下套？”

听到王海涛这么说，王海兵连忙辩解道：“哥，这女博士可是千真万确呢，她是我同学啊！”

“博士的事情回头再说，你这回要多少？”王海涛问道。

王海兵又支支吾吾了半天，从嘴里小心地吐出了三个字：“九万二……”

王海涛愣了，他没有料到弟弟这次居然要借这么多钱。

“丽红他们单位要盖房子，那地方特好，离咱们家可近了，老头老太太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俩要是买了这房子，既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又不耽误照顾二老！”王海兵望着哥哥惊讶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解释着。

王海涛瞪大了眼睛，突然抽了自己一个嘴巴。王海兵吓了一跳。

“哥对不起你！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我这当哥哥的早就应该想到，咋能让你张嘴啊……走，走，不吃了，看看他们单位的房子去！”王海涛说着就要起身。王海兵结婚很多年了，两口子一直住着蜗居，以前是王海涛没有能力，可现在今非昔比，怎么能让弟弟再受那委屈。再说了，弟媳妇马丽红也一定没少为房子的事让王海兵受委屈。

王海涛抬脚就要去看房子，不料，被王海兵连忙拦下：“甭去，在咱家房顶上就能看见。十几台大塔吊，白天黑夜地在干活呢！”

“那才要看呢！得看看它质量啊，交通配套设施啊，盖得不好，咱得给他们提意见啊！”王海涛说着起身叫道：“服务员，买单！”

服务员走过来，王海涛从包里掏出信用卡来递给服务员，王海兵连忙上前抢。“哥，今天说好的我请你！”

“去！跟哥吃饭能用得着你请？”王海涛伸手将王海兵拉到一边，将信用卡递给走上前来服务员。

王海涛买完单，载着弟弟王海兵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建筑工地。居民楼的建筑工地上到处写着大红的标语——“三年大变样”。

王海涛站在高处，像领导视察一样俯瞰着，他扫视了一圈，目光落在了一片标语上，冲着王海兵问道：“什么叫三年大变样？”

“哥，你也太不爱学习了？新来的市长一上任就提出了这个口号，三年内要把咱们市扩建成中型城市！”王海兵答道。

王海涛的脸上露出了费解的神情。这小小的山城能变成中型城市？那得把山都炸了，做梦呢吧！看到哥哥的表情，王海兵心中犯起了嘀咕，生怕王海涛觉得房子不好，急忙问道：“哥，怎么样？”

这一问，王海涛回过了神，连忙笑着点头说道：“嗯，不错，不错！”

王海兵心里的石头这才放下了，笑嘻嘻说：“哥，那咱们走吧。我今天还给你约了女博士呢。”

王海兵这一句让王海涛的思绪又回到了所谓的青梅竹马女博士身上。可是，王海涛突然想起来今天原本是计划回家看看老人的。

“海兵，要不然这样，我先回家看看咱妈跟马大爷，回头完事儿了再去见女博士。你帮我把时间往后推点。”

“行，那电话联系。”房子的事情既然哥哥已经答应了，其他的事情王海兵倒也不着急。

说起王海涛这家庭关系，还真不是一般的复杂。他八岁死了爹，母亲金阿姨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实在是辛苦。恰巧，那个时候，一个院儿里的邻居马大爷的老伴也去世了。马大爷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是又当爹又当妈，邻居两家也就经常相互关照。这日子久了一来二去的，两家干脆就合成了一家，马大爷成了三个孩子的后爹，金阿姨也成了三个孩子的后妈，六个孩子一个屋檐下长大。再后来，老王家的二儿子王海兵和老马家的二女儿马丽红恋爱结婚，这一下这个重组家庭又亲上加亲了。六个孩子当中，王海涛年龄最大，作为大哥，他从小也算是尽到了责任。

王海涛边开着车向家驶去，边想起王海兵借钱买房的事情，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

王海涛提着一袋子点心面带笑容地走进家门，可是母亲金阿姨却嘟着嘴，看也不看他一眼。王海涛虽然知道母亲还在为自己和李佳的事情生气，不过他也懒得解释什么。

“老爹，这是给您买的点心，都是您爱吃的。”王海涛把马大爷拉到沙发上坐下，递上纸袋子。

“海涛啊，就你想着你老爹啊，好好……”马大爷笑着接过纸袋子。

王海涛顿了顿：“妈，老爹，我今天得给二老作个检讨！”

金阿姨一听，脸上也一下子泛起了笑容：“别检讨了，知道错了就行了。李佳也带着孩子回来了，你快回家好好哄哄他们娘俩，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听了金阿姨这番话，王海涛一愣：“我没说我那小家的事儿，我说的是咱们大家的事。”

金阿姨不解地问：“什么大家小家的？”

“妈，咱们这个大家庭吧，走在一起今年整整三十年了，自从咱们这两家变成了一个大家，我……”说着说着王海涛竟然哽咽了。

“行了，三十年都过去了，这不年不节的，你就别煽情了！”金阿姨连忙打断。

“海涛啊，你有话你就说……”看到王海涛这个样子，马大爷也着急了。

王海涛抬起头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老爹，我八岁没了亲爸，咱们两家合到一块以后，我一直拿您当我的亲爹！”

马大爷点点头，这个大儿子，虽然以前浑了点，没少让他们操心，但浪子回头金不换，如今当了企业家，还被当作洗心革面的典型上了省城的报纸，也让他们觉得扬眉吐气了。

说起上报纸这事，马大爷还有些遗憾，据说当时省里找到两个改造的典型人物，一个是王海涛，另一个是开饭店的。记者说，王海涛的事迹比那开饭店的人有分量，上了省报，他们还准备推荐到北京的报纸。可哪曾想到，那个开饭店的人最后出现在了北京的报纸上。马大爷白白订了一年的北京报纸，心里那叫一个不忿啊。一打听才知道，那开饭店的不光给记者和他的领导送了红包，二人的一家老小还可以去他那儿白吃。

“这种人，早晚还得进去。还是我们海涛做人磊落。”马大爷每次说完上报纸的事，最后都这样总结。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大，咱们两家本来就是邻居……我们六个

从小就跟亲哥们儿兄弟一样！不管是海兵、海燕、还是丽芬、丽红、小军，个个从小都叫我大哥，可是……我这当大哥的没当好啊！”王海涛又是一阵难过。

“够好的了……海涛，你从小就照顾他们，要不是你早早地不上学摆了小儿书摊，咱家的日子，过不成今天这样，咱们的小院子装修不也是你掏的钱吗？”马大爷宽慰着王海涛。

王海涛继续自责道：“你就说海兵和丽红吧，他俩都结婚好几年了，一直也没套房子住，前几年我没那个能力，也就算了！这两年我都这样了，我也没惦记着给他们俩买套房子，你说我这当大哥的，不是有罪吗？”

金阿姨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哎！是不是海兵找你借钱了？你别借给他，他们俩跟家里住挺好的，咱这六间平房他俩占了朝阳的两间半，还咋着？”

王海涛连忙解释道：“不，不，妈！王海兵和马丽红他俩结婚，是对咱这个大家庭融合的最高解释。一个是我弟，一个是我妹，他俩的事，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现在有个机会，马丽红她们单位要盖房子，花九万二就能买个两居室！”

“这也太多了吧！”金阿姨大吃一惊。

“不多，不多！”王海涛摇摇头继续说道，“他们买这套房子为了将来方便回家照顾二老。就凭他俩这份心，就应该表扬鼓励。他们现在还没有小孩，将来要是有了小孩，两居室还不够住呢！我问了，要是拿十四万六，就能买一套大三居。马丽红她们单位现在还没人报名要大三居，现在交钱，可以先挑！”

金阿姨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王海涛，你可别瞎闹，你撺掇他们买什么大三居啊？他们全是挣工资的，啥时候能挣那么多钱啊！”

“我这儿有，都准备好了。”王海涛说着把一摞现金放在桌上。

金阿姨和马大爷面面相觑。

“我想了，这钱通过你们二老转交给海兵和丽红，让他们小两口体验到咱们大家庭的温暖。”

王海涛说到这里，马大爷突然感动得抽泣出声儿来。

“海涛，你……你让你的老爹……我，我说什么好啊！”马大爷的手在

空中不知所措。

王海涛连忙抓住了马大爷的手，说道：“老爹，我是老大，应该的，我  
应该的！”

金阿姨虽然跟马大爷一样觉得高兴，可是心中又多了一份忧虑：“海涛  
啊，你一下拿了这么多钱，你也不和人家李佳商量商量！”金阿姨的话里有些  
责备。

“我凭什么跟她商量？”王海涛一听到李佳这两个字气就上来了。

“你……人家都回来住了！”

“谁让她回来住了？妈，你赶紧替我去跟她说，让她走，也不害臊，都  
离了婚了，这叫非法同居！”王海涛说完往院里走去。

金阿姨连忙跑出来拉住儿子：“你就别说气话了，既然都回来了，那你  
们俩就赶紧把婚复了吧！”

“妈，你也不想想，她想离就离，她说复就复？门都没有！我王海涛今  
非昔比了，她就回来了？她这不奔着钱回来的吗？”

王海涛这句话把金阿姨的脸都气白了：“你混蛋！李佳是这样的人吗？  
人家嫁给你的时候你有啥？咱家穷得丁当乱响，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  
别忘了，李佳为了嫁给你那是寻过死的！人家可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学生……”

“大专！”王海涛纠正道。

“那总配得上你吧！”

“当初是配得上！现在配不上了！”王海涛仍然十分坚决，说着他又想  
起了女博士，她到底长啥样呢？

“你这是忘恩负义！”金阿姨生气地骂道。

“我忘恩负义？我落难的时候，她带着孩子就走，死活要跟我离婚，谁  
忘恩负义啊？”王海涛也是越说越气，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王海涛一看立刻  
就消气了，原来是王海兵已经帮他帮把女博士约好了。

“你也不说说你是咋落的难！让人骗去赌钱，赌光了家底你还打人，上  
了报纸丢人现眼，气得你老丈人心脏病犯了，差点没死了……人家能不跟你  
离婚吗？”当年王海涛犯法的事也上过报纸，两次报道都是同一个记者。不  
过马大爷现在都不跟人提这事了，先进报道被塑封了，跟一大堆老照片挂在

一起。

“反正都离了，既成事实，我是坚决不会跟她复婚的！”王海涛说完冲出院子。

金阿姨依然不死心，跟出来拉住即将关车门的王海涛：“海涛啊，是我让李佳回来的，今天她跟我哭了一上午呢！”

“妈，你别替她打马虎眼，她想回来？行，召开个家庭会议，当着所有人面面向我赔礼道歉，磕头认罪。”

“放屁！向你赔礼道歉，你应该给李佳磕头认罪！”

“你看，说漏了吧，我就知道李佳她不肯认错，不肯认错别想复婚！就是她认了错，我也不能跟她复！我跟你说啊，海兵有一个同学特喜欢我，比我小五六岁，人家是博士，专门从北京回来要见我，暗恋我二十多年了！”王海涛说完啪的一声关上车门。

“什么？”金阿姨突然陷入了一片恍惚之间，看着王海涛远去的汽车，她气愤而无奈。

其实，王海涛也并不是在生母亲的气，他这会儿惦记的是王海兵要介绍给他的女博士，所以他与其说是生气了离开，还不如是故意找个借口脱身。他边开着车，边想象着漂亮的女博士，不知不觉就到了约好的那家西餐厅。

王海涛挺胸收腹，努力地做出一副优雅的样子朝着靠近窗边的座位走去，他心里暗自得意，自己虽然四十一了，可身材依然没走样。

王海兵看到哥哥走来，连忙站起来介绍。可是，此时的王海涛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当中。博士一袭长裙，款款起身，微笑着要和王海涛握手，王海涛连忙抓起餐巾纸擦擦手，握住博士温润如玉的手。王海涛就像是触电了一般，瞬间陷入到一种恍惚之中。

“哥！”王海兵忍不住用胳膊肘戳了一下王海涛。王海涛这才回过神来，红着脸不知道如何是好，博士也有些不好意思，抿着嘴笑着。

“海涛哥，我是海兵的同学，叫华文曦，华就是中华的华，文就是文化的文，曦就是晨曦的曦。”博士自我介绍道。

前面两个字王海涛认识，可是“曦”字他不知怎么写，又不好意思问。管她叫什么呢，就叫博士算了，显得尊重嘛。

“那个……博士啊……这个……海兵还真是会挑地方啊，这里的菜特别

好吃。”王海涛极力地想找些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是吗？这可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好的地方吃饭呢。”王海兵跟着打趣道。

王海涛一听立马扭过头白了王海兵一眼，王海兵怕王海涛真的生气，连忙站起来说道：“博士，实在抱歉，刚才忘记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值夜班，先走了啊。”

“是吗？”博士若无其事地回应了一句。

“你这就走，多不好啊！”王海涛也像模像样地挽留了一下。

王海兵心里跟明镜似的，朝着两人挥了下手，匆忙走了。

看着王海兵离开的背影，王海涛松了口气。“你看，真不巧，海兵偏偏今天要加班……”

“是你撵他走的吧？”

“啊？”王海涛被这率真的一问怔住了。

“其实就是你不撵他，我也会让他走的，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见面嘛。”听到博士并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王海涛回过神来。

“说真的，海涛哥，你能想得起来我小时候的样子吗？”博士一直不错眼珠地看着王海涛，好像还带着那么点意思。王海涛虽然努力挖掘记忆里的沟沟壑壑，但实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可他也不好意思承认，只好嗯嗯地支吾着。

“我猜你也想不起来了，我比你小五六岁呢，那个时候你的眼里哪有我啊！你是摆小儿书摊的大老板，我是每天只能拿两分钱去看一本小儿书的小丫头，我又瘦又小，还是个近视眼，戴个大眼镜，跟瓶底那么厚。”

听博士说着，王海涛的脑海中好像又慢慢地浮现出当年的情景。那个时候的博士又小又瘦，还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断然是很难和眼前的这个美女联系到一起的。

“漂亮！”王海涛看着眼前的博士，不禁赞叹。

“你说什么？”

“哦，我说你现在漂亮，比小时候漂亮，女大十八变嘛，越变越漂亮！”

“这么说你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来了？”

“对……”

那个时候的博士总爱穿一条大花裙子，自己带个小板凳到王海涛的书